

## 艺术赏析

### 品味艺境,引领审美

雕塑是凝固的音乐,静止的诗情。欣赏军旅雕塑家郎钺的作品,人们仿佛能感受到佳曲不绝、妙韵冷冷,那蝉翼般透明的乐音漫过心海,诗意流淌。

雕塑艺术在冷冽的材质下,涌动着艺术家的激情,述说着一个个或热血沸腾或委婉深情的故事。从古代英雄到近现代仁人志士,从革命历史题材到当代军营生活,一个个千姿百态的人物,或俊逸儒雅,自在从容;或威武飒爽,豪气如虹;或劲健华美,风姿翩翩。郎钺以细腻的情感、文学性的塑造语言将对艺术的追求注入冰冷的材质,赋予其温情与诗意。那些凝固的瞬间,凝结着他生命的思考;那充满意趣与诗意的雕塑语言,是他情感的真诚表达。

郎钺创作的《水舞欢歌》,以欢乐和谐为基调,几个富有代表性的人物造型线条流畅,欢快曼妙的舞姿适度夸张,层层肌理富有律动感;柔美与坚韧、青春与梦想的交融,使得整体造型错落有致,营造出傣族泼水节喜庆、祥和的气氛。他在具象的形态中融入写意的语言,而中国画“留白”技法的成功运用,则使宏阔的雕塑笔法展现出含蓄而隽永的意境,让人感受到傣族灿烂的文化风采。

庄子曰:“既雕既琢,复归于朴。”简朴,是东方艺术的美学趣味,也是郎钺执着追求的艺术品质。《和平颂》以形写神,简约雅静、清纯温润的少女身体前倾,仰着头,像是在凝视手中的鸽子,又像是在眺望远方。少女美丽的眸子中含着几许依恋、几许坚定,衣褶褶皱的线条疏密变化,舒展着流畅与优美,散发出古典韵味。整个作品跃动着生命的激情,裹藏着爱与美,传递出温情与希望,独具东方审美品格。《生命之蓝》《风之殇》《纯洁之泉》等雕塑作品,质朴的手法与铜的材质感完美交融,不仅表现出极强的诗意,也传递出人文关怀和真实情感,体现了作者扎实的艺术功底与高超的艺术水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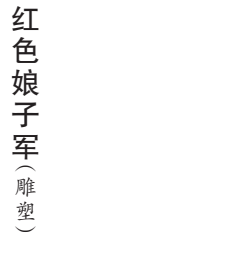
英雄是民族最闪亮的坐标。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和讴歌民族英雄,是军事美术创作的时代责任,也是军事美术独特审美品质的精神底色。作为军旅雕塑家,郎钺的军事题材作品中显现着这种深刻而朴素的精神表达。郎钺传承和发展军事美术的审美品质和传统,对雕塑语言大胆探索创新,拓展作品表现空间和维度,赋予雕塑现代性审美趣味,使之成为与时代精神相符,与军事文化特征相契合的时代作品。

郎钺与谈强、曹天龙合作的《前赴后继》,取材于中国革命历史,采用三角立体构图,给人以沉稳浑厚之感。在创作中,他们尝试新的表现手法,将类似油画中的大笔触融入表现具体物象中,使雕塑作品整体气韵贯通,营造出恢宏磅礴的气势;刀劈斧砍般的块面结构,呈现出极强的厚重感和立体感。此外,作品亦重视局部及细微之处的结构关系,在人物塑造上结合写实与写意,使雕塑性与绘画性相得益彰。尽管作品呈现的人物多,但每个人物表情不一,姿态各异,细节刻画细腻入微。匍匐倒下的战士叠成雕塑的底座,持枪冲锋的战士手背暴起的筋骨清晰可见,呐喊的姿态生动传神;高高擎起的红旗,并没

有完全伸展开,而是通过富于韵律的线条将跌宕回旋的节奏和雕塑的块面、空间融合在一起,使整个雕塑作品具有正大磅礴、雄浑壮美的诗化抒情性;交织着悲壮与激情、奋斗与牺牲、信念与追求,凸显出群雕纪念碑式的凝重、庄严与肃穆,彰显了一代代革命人用热血浇灌理想、用信仰铸就忠诚,前赴后继、英勇奋斗的信心与决心。

强烈的叙事性和纪念性是浮雕艺术的特点。《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形象地表现了革命战争年代人民军队冒着枪林弹雨奋勇冲锋的英雄气概。画面以炮火硝烟为整体叙事的串联元素,利用塑痕、刀痕来把握线条的虚实变化,增强对作品空间感的营造,使之富有韵律感与节奏感。人物形象刻画简洁含蓄而又饱满厚实,层次关系富有变化,前后连贯、疏密有致、相互呼应。作品在有限的空间使主题与造型美感相互融合,强化了作品的叙事表达,展现出波澜壮阔的视觉效果。

从微观视角表达宏大叙事是郎钺近些年对军事题材雕塑形式风格的探索 and 追求。《南下》没有对壮烈场景与大事件的追怀复现,而是通过对一个扛着



红色娘子军雕塑  
郎钺作

## 长征

第五七四六期

武器装备行军的普通士兵的刻画,来折射历史事件。作品没有直接对历史事件与历史场景进行描绘,而是回归到对战士不屈精神的展现和歌颂。他所用的雕塑语言极为简练,作品以不屈的眼神、坚定的步伐、凛然行走的姿态,表现出人物的精神状态。作品显示出郎钺善于捕捉瞬间、注重刻画细节,以“小切口”体现“大情怀”的功力。这种创作方式丰富了雕塑意象化的审美语言体系,使雕塑艺术追求历史真实的特征更加鲜明。

这种“真实”,在以革命领袖为题材的创作上表现更为明显。《井冈山会师》采用仰视的构图方式,摒弃了传统雕塑“以形写形”的束缚,而是“以形写神”。郎钺准确地把握人物的相貌、体态、神态、动作,将人物个性特征刻画得精炼生动,各具神采。紧紧相握的手,传递出历经艰难万险相聚后的喜悦,诠释了他们深厚的革命友谊和亲密的战友关系,以及将中国革命进行到底的信心与决心。特别是毛泽东高高举起军帽的动作,展现了老一辈革命家威武豪迈、气概非凡的领袖气质。作品让人恍若置身于井冈山上红旗招展、军民欢呼的浪潮中,其真实性与艺术性达到了统一。

艺术是创作者情感的体现,而情感来源于生活。郎钺经常深入部队体验生活,在前线岗哨,在海疆、雪原,那里有英烈、模范人物,也有默默奉献的普通官兵,他们的故事催人泪下。郎钺认为雕刻作品的过程更像是与他们在进行心灵交流的过程。他用泥的质朴、铜的坚硬展现信仰的力量,尽显军人的血性与担当。他为新时代卫国戍边英雄塑像,虽然只是肖像雕塑,但那种细腻而又具有表现力的形式创造,因融入了创作者浓重的思想情感,使得英雄人物塑像形神兼备、如见其人。

此外,《额尔古纳河畔》《大漠驼铃》等作品真实、质朴、鲜活、刚劲。作品在忠于现实生活的基础上,以沉稳的造型、洗练的手法,彰显昂扬向上的价值追求,展现出中国军人的英雄形象。

郎钺的雕塑作品题材广泛,除了当代题材外,他还创作了《孙武子》《郑成功》《铁马冰河入梦来》等许多古代军事题材雕塑。他自觉地把艺术思维融入到民族文化和时代精神中。不同雕刻中的创新表现方法,使塑造的人物形象惟妙惟肖,生动传神。作品散发出的或雄强或醇厚或明润的艺术气息,既来自雕塑的形式语言,也来自作品本身所蕴含的传统文化内涵及独特审美韵味。

郎钺对雕塑材料有着特殊的情感,面对大小不一、属性各异的材料,他反复去推敲、去雕琢,材质的自然属性在他的刻刀下转化为艺术语言。他在创作中把自己的感受、感动与感悟一点点掰碎,注入作品;当情感与表达的物象融为一体,作品在流淌的时光中就将展现饱满的生命姿态、在静穆的空间中彰显出充沛的精神力量。

## 写精微而致远大

——2022年军事文学中短篇小说创作实绩

■徐福伟

## 文艺观察

### 观文艺之象,发思想新声

作为当代文学重镇之一的军事文学在2022年迎来了高光时刻。这不仅体现于第八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中军事文学所占获奖比重之大,还体现在这一年军事文学中短篇小说的创作实绩。回望2022年军事文学中短篇小说创作,可从不同角度各见奇峰万千景象。这一年,军事文学中短篇小说创作主要聚焦在两个方面:一是红色叙事与抗战风云;二是军旅人生与日常生活。

先说红色叙事与抗战风云。中国当代军事文学先天性地具有红色叙事的基因,典型作品就是《保卫延安》《红日》《林海雪原》等,并由此构建了相应的美学范式。抗战叙事因为承载着中国人民灾难深重的创伤和难以磨灭的记忆而历久不衰,亦是当代军事文学书写的焦点;另一方面,基于中国小说创作的史传传统,用文学的方式记录那段屈辱的历史,以此警醒世人,也是中国作家肩负责任与文化自觉的表现。

进入新时代以来,军事文学中的红色叙事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并将概念的内涵不断深化,外延不断扩展。尤其新中国成立70周年、建党百年之际,围绕党和国家的重大主题宣传、历史节点,涌现出大量优秀的红色叙事作品。

2022年的军事文学中短篇小说创作承续着红色叙事的传统,涌现出了朱秀海的《乌江往事》、西元的《坑道里的冲锋号》、石钟山的《左轮手枪》、尹文武的《西北望》等作品。

在2022年的红色叙事文本中,抗战

题材小说创作表现突出,呈现出了蓬勃发展之势。这一年,不少作家都有新作问世,作品呈现出鲜明的代际特征。衣向东的《战火中的爱情》,直面抗日战争的严酷,致敬战火中飞扬的青春,展现了美好的战地爱情。石钟山的《大仇》,以狗为主人复仇为叙事中心,描写日军的残暴行为及其引发的人与动物的共同愤怒讨伐。赵卡的《对刀》,聚焦草原骑兵,生动诠释了英勇无畏的骑兵精神。

青年作家李清源的《求诸野》、李知展的《青蛇叩水》、哥舒意的《见麒麟》,以其创新性的表达和叙事,为抗战题材小说的写作注入了一股清流。《求诸野》并不单纯着眼于战争叙事,而且还探讨了国家的前途和命运问题。《见麒麟》和《青蛇叩水》将战争和传奇动物相结合,将传奇性、历史性和日常性打通,借助传奇动物叙写战争对人类美好生活与精神象征物的摧毁,从而打进真实的历史细部。

再说军旅人生与日常生活。这一年,练兵备战以及军人的个人成长轨迹也是当代军事文学的重要着力点。涌现出的系列作品,塑造出一批新时代军事人物群像,丰富了当代文学中的人物画廊。

近些年,陆颖墨创作了大量海军题材的作品。其中,短篇小说《航海长》以中国海军走出第一岛链的升旗仪式的准确时间为叙事焦点,展现了中国海军威武之师的风采。发表于2022年的《竹楼海》,叙写守礁官兵坚韧不拔的精神和礁上的生活,作品篇幅虽短,但显示出很强烈的艺术感染力。作品所描写的屹立于海礁上的竹楼,隐喻着一代代官兵扎根礁盘的奉献与坚守,也彰显着革命军人无畏艰难困苦、守护海疆的忠诚使命和牺牲奉献精神。

## 抵达心灵故乡的诗意小道

■刘福中

## 作品读评

### 文本空间,审美之境

写作是心灵的自传,它呈现的是一段精神的旅程。沿着“雨水抵达故乡”这条乡愁之路,李皓在平凡生活的书写中展现出诗性和温润质感,诗意叙述与真诚书写使其作品呈现温暖色泽。作者呈现于其中的情感真实隽永,荡漾着动人的粼粼波光。

李皓的《雨水抵达故乡》,让人印象深刻的不只是那些特殊经历,还有作品中流露出的情感。那些过去岁月中发生的事情,距离当下虽是渐行渐远,但经作者写出后,显示出直抵心灵深处的神奇魔力。

在《雨水抵达故乡》这部散文集里,亲情与感恩之情贯穿通篇,写出了普兰店之子与生养自己的这片土地无法割舍的拳拳深情。李皓的散文带着生活与情感的温度和色彩,融入了个人的生命体

验和细腻的生活触感。在《指导员》这篇作品中,作者以散淡的笔墨、几个瞬间的描述,就将入伍之初对自己关爱有加的指导员形象勾勒出来。其中对人生际遇的感叹“我觉得自己好幸运”,也表达出作者深切的感恩之心。他的书写在强调个人感受的同时,更多了一些烟火气和人间温情。当然,人生经历会有苦涩的路程,但作家没有深陷其中,而是以积极热情的态度书写故乡与过往,并且写得真切而妥帖。

在《妈妈的缝纫机》这篇散文中,作者这样写道:“当一台上海产‘蝴蝶牌’缝纫机抬进昏暗的屋子里,我感到屋子里一下子像是被什么照亮了一样”。作者将家长里短,一针一线、乡风民俗等日常的点点滴滴展现于笔端,让人读来感觉温馨动人,韵味悠长。作品虽然写的是往日旧事,但文字间充满了生命的气息,充盈着积蕴于心、认真生活的精神能量。无论是写亲情还是故乡乃至日常生

活的细微,字里行间都饱含着挚爱和纯真,从中也可以看出作者的写作态度和生活态度。

散文集《雨水抵达故乡》,串联起作者的人生行走轨迹与心路历程,触摸生活的纹理,以真情关照日常生活,用心灵去感知那片熟悉而又陌生的土地,从容地叙述显示作者对精神世界探索的自觉姿态。散文而节制的抒情与描写,在留白余韵中氤氲着作者对乡土和人生际遇的丰沛情感。“雨水抵达故乡”,滋润了辽南那年干旱的农田与枯萎的玉米,也在散文作品中显现出注入生活本真的湿润。

《雨水抵达故乡》中所书写的“故乡”,不只是地理意义上作者驻足的辽南小城普兰店,更是过往生活的心理印迹与情感意象。作者打捞乡土记忆,经历见闻以及往昔的军营生活,用温润之心细细打磨,将真情实感舒缓流淌于笔尖。在这部作品中,作者以简单干净、轻快秀丽的文字铺设出抵达心灵故乡的诗意小道。

陶纯的《仪仗兵》,将关注视角投向仪仗兵这一特殊的军人群体。他们是中国军人的一张亮丽名片。挺拔的身姿、铿锵的步伐既展现了中国军人威武雄健的气势,也闪耀着官兵刻苦训练的荣光。王族的《老虎口》,讲述了高原上工程部队的故事,展示了恶劣自然条件下施工的艰难与官兵的拼搏奋战精神。陆颖墨的《北京,金色的北京》、曾剑的《比远方更远》,关注军人的日常生活,写出了平凡之中的不平凡;尤其是《比远方更远》,注重展示军人的内心世界,既有军人无私无畏情怀的激励,又有个人精神成长历程的揭示,从而塑造出血肉丰满的军人形象。言九鼎的《逆锋》,通过一场事关生死的抗洪救灾,展现了转业军人刻进骨子里的军人使命感和荣誉感。海辰的《女兵营的军事指导员》,聚焦女兵营的故事,塑造出了细心负责、关心官兵的新时代政治指导员形象。

第八届鲁迅文学奖短篇小说奖项获得者董夏青青,其作品显示了为戍边官兵树立立传的文学责任与担当。2021年创作的中篇小说《冻土观测段》将叙事时间拉近再拉近,采用点线面结合的叙事方式,讲述了新时代戍边官兵保家卫国的崇高品格与大无畏的牺牲精神。2022年,她又推出了《杏园》,继续书写戍边战士,闪烁着平凡真实的军事文学光芒。

这一年,军事文学中短篇小说聚焦红色叙事与抗战风云,以及军旅人生与日常生活,以见微知著的精刻细描,荡开取材立意的空间,彰显出中短篇小说题材独特的思想艺术境界以及丰盈的内容载量。此外,不少作家的作品还以不同角度的书写,展示部队生活的多元景观,丰富了当代军事文学的创作路径。

(作者系《小说月报》执行主编)

## 自然的温情与芳香

■戴荣里

散文作家的神采。把自然真实书写出来,是鲍尔吉·原野写作的基本风格。作者笔下,青草是风景,杨树也能明亮自己的身影,行走中处处皆风景;牛让草原更远,月亮在后退中展示皎洁的美。

作家歌颂迷人的草原,也是在歌颂草原上人与自然和谐的关系。因此,鲍尔吉·原野对草原上自然物事的描写是风趣自然的,是带有精神闪光和情感温度的。所以他会说“一窝粉色的小猪在阳光照耀下的大筐里睡觉;爪上拴绳的大公鸡睥睨四方;白兔在笼子里抓紧时间吃青菜叶子,驴温良地摆出侧脸”。

作家在歌颂草原、歌颂自然,草原与自然也在催生着鲍尔吉·原野的想象。作家以心灵贴近自然万物,赋予草原上的万物以生命的动感。作者的语言有时是幽默诙谐的,有时又是沉思叹惋的;更多时候,他带领读者一同去细细地感知草原上的生命,并给万物以应有的平等和尊重。鲍尔吉·原野以如此胸怀描写草原上的一切,使得他的散文绽放出富有美感而灵性的花朵。

鲍尔吉·原野歌唱草原上的母亲,形容她们就像滋润青草成长的大地。无论是自己的母亲,还是士兵的母亲,还是母亲的

群像,作者笔下的母亲都带有草原独有的爱意表达。作者眼里的母亲,养育着万千的生命,也滋养着草原善良的文化。母亲之美的自然流淌,让鲍尔吉·原野散文呈现溪流般温润心灵的质地。

善于用张力的鲍尔吉·原野,是散文语言无限张力的探索者。比如,他说“门和窗户像房子脸上的嘴和眼睛”,这类妙喻展现给读者以意象之美。他的眼睛里始终存在着寻觅的惊喜,“有时活生生蹦出一个个人,披挂满身故事”。作者写雪人,“雪人脖颈系着蓝纱巾,戴草帽,嘴部镶一圈儿玉米粒”“雪酥化成一摊水,土潮黑,像春天那样”“雪人升天,吉祥留下了”。作者将平凡的事物写得趣味横生,也让读者佩服于其捕捉生活细节的功夫。

鲍尔吉·原野的作品里流淌着热爱自然的温情。摒弃虚假,散文的光芒才会真正呈现出来。这也正是鲍尔吉·原野的散文对写作者的启示。平静的草原,日夜散发着青草芬芳,流淌的河流唱着抒情的歌谣,入夜的毡房散发出温暖的生活气息,犹如一幅唯美生动的油画。鲍尔吉·原野的散文,就这样如草原夜晚的星空,明静而迷人。